

金圣叹

诗文评选

张国光选编



金圣叹诗文评选

张国光 选编

岳麓书社

一九八五年·长沙

责任编辑：潘运告

装帧设计：曾东藩

书名题字：周昭怡

金圣叹诗文评选

张国光 选编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0,000 印张：13 印数：1—4100

统一书号：10285·57 定价：2.65元

金圣叹诗文评选编说明

张国光

我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金圣叹（1608——1661），原名采，是明苏州府长洲县人。在明亡以后，有的民族志士如顾炎武、归庄都改了本名，金圣叹亦于此时改名人瑞，显然也是为了寄寓自己不满清朝统治的思想感情。他学识广博，勇于创新，对于我国古代文献既有广泛的研究，而且对于佛经又很爱好（但他却又是一位无神论者），因此，大约在三十岁时，即以圣叹为笔名和“法名”。三百多年来，人们对金圣叹的名字之所以很熟悉，主要是因为由他评点的《水浒传》和《西厢记》“风行海内”，“几至家有一编”。他不仅批点了这两部书，而且对它们动了“大手笔”，“腰斩”了两书后面的一小半，而对保存下来的部分，又作了文字上的删改和加工，并分别称之为“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还在每一卷之前加上“圣叹外书”的标志。因而“圣叹外书”这个名词也几乎家喻户晓，但很少人理解它的含义。我们的解释是：由于金圣叹喜爱《庄子》，所以仿《庄子》内、外篇之分，又根据佛教自称“内道”、称佛书为“内典”之例，而把自己评著的书也分成“外书”、“内书”两大类。“外书”主要指他评点的文学古籍，“内书”主要是指他研究佛经、《周易》和从哲学角度谈《庄子》

之作。这实际是要把佛经、《周易》和《庄子》三合一。

金圣叹在他于一六四一年出版的《第五才子书》的序言中，提出了系统评点我国古代六部才子书的想法。这六部杰出的文学古籍，就是《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以及题为施耐庵作的《水浒传》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但他最早完成批点并刻行的却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需要指出的是，金圣叹所谓“六才子书”，是按其成书时代的先后来排顺序的。称施耐庵为“第五才子”，并不是说《水浒》的作者只能排在第五位，而是说按时代顺序，所谓元朝的施耐庵，自然应排在杜甫之后。请看他在《水浒》批中这样一句话：“三千年来，圣叹独以‘才子’许此（指《水浒》作者）一人”，就可以体会到他实际上是要把当时新兴的白话文学，特别是长篇白话小说的地位抬到正宗文学之上的。因此，他在三十岁左右，就以全力从事《水浒》的批点和删改的工作。由于经过了他的批改，才使当时流行的原本《忠义水浒传》和由此扩充而成的《忠义水浒全传》，都逐步归于淘汰。

金圣叹批点的《水浒》，不仅艺术性大为提高，而且思想面貌一新。从此《水浒》这部小说就不再称为《忠义水浒传》了。梁山领袖宋江和一百零七将在《忠义水浒》中本来并非是反抗英雄，而实际是朝廷“大军一到，便受招安”，去征讨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军的封建奴才；而在金本《水浒》中一百零八条好汉都体现了中国农民阶级敢于斗争的传统。他们在梁山泊武装割据，并能坚持斗争，使革命红旗不倒。三百多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都肯定《水浒》是农民革命斗争的“教科书”，其主要原因就在此。同时由于金圣叹在《水浒》批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文学观点，特别是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精湛见解，这样也就把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推向了高峰。

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吴县县官任维初在巡抚朱国治指使下,逐日严刑追比欠赋,甚至因此杖死乡民,而又“典守自盗”常平仓粮三千馀石,引起苏州民怨沸腾。金圣叹、倪用宾等秀才遂趁清顺治帝的哀诏至苏州,地方官绅于二月初一至初三在府堂“哭临”的机会,于初三日鼓动群众千余人去哭临场所递揭帖,揭露县官的贪酷罪行。群众千余人“号呼而来,皆欲逐任知县者也”。巡抚“叱左右擒诸生及众”,被逮的秀才有倪用宾、丁观生等十一人。金圣叹等见鼓动群众请愿失败,就采取“示威”措施,当天黄昏他们就去了丁观生之堂弟观澜家,鼓动这位号称“侠骨世无伦”的丁观澜,参加次日的反抗活动。金、丁和姚刚等人当晚于倪用宾家聚会,进行秘密策划。今存的吴江丁氏家谱记载丁观澜当时为躲过术士所谓的“百日血光之灾”,一直不曾外出,但不料最后一天却被金人瑞等人纠集去“哭庙”,以至杀身,妻及数子皆充军关外云云。言下颇不满于金的为此一举,这是在哭庙活动中金圣叹参与了组织发动的最可靠的证明材料。无名氏《辛丑纪闻》也记:“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称,鸣钟击鼓。伊等亦说:于倪用宾家聚会。丁子伟、姚刚、金圣叹为首,鸣钟击鼓,聚众倡乱是实。”这说明“哭庙”活动出于金圣叹等的策划。

所谓“哭庙”,本是指秀才们为了发泄牢骚,抗议科场考试不公,贿赂公行,以致有真才实学者遭受沉屈而采取的抗议行动。其方式是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文庙孔子木主前。明末苏州诸生也曾举行“哭庙”以追悼朱由检之自缢于煤山。但金圣叹等组织的“哭庙”,则是知识分子与市民结合的一次进步性的群众活动,不仅是为了反对当地的贪官酷吏,而实际是把矛头指向清朝统治者。此案经巡抚参奏,秀才们的罪名一是“当哀诏初临之日,正

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二是“敢于声言扛打”“朝廷命官”；三是违抗写匿名揭帖的禁令，而尤其严重的则是在告状以后却不听道府的“公审”，“乃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有人说“数千人”这个数字太夸大，我看过苏州的文庙，它濒临大街，规模很大，其中确能容纳数千人。金圣叹公然在递揭帖的次日于文庙撞钟击鼓，聚集群众。而这又是和人民利益切身相关的大事，群众怎能漠不关心？在“邑之妇人孺子皆怀不平”的情况下，闻府学撞钟击鼓，自然会有几千人涌至了。

此案由于和“金坛叛逆”、“镇江失机”两案“同时俱发”，并由清廷派满洲大臣至江宁审讯。最后金圣叹等十八人均被定为“大逆”罪，而金圣叹等八人除被处斩外，其妻子、家产还遭到籍没。现在可考的丁观澜之妻与数子都充军尚阳堡。金圣叹之妻可能是由于身体病弱（《沉吟楼诗选》中有“妇病连年月”语可证），仍留在家乡。但他的独子金雍则被遣戍。直到十年以后，才被准暂时回乡探亲。然后不久仍返戍所，又过了十年才被释还乡，但其母已病逝数日了。这是从金圣叹的季女金法筵的诗中可以考见的。

金雍回乡时大约年已五旬，惜此后他再无著述流传。但崇拜金圣叹的思想家、著名学者刘献廷在其《广阳杂记》中说：自己在吴门曾与金雍扳谈。从而可以推知他对乃父的遗著曾经进行过收集整理的工作，今传的《沉吟楼诗选》题刘献廷选，大约也是金雍回乡以后的事。

金圣叹等十八位秀才于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七月十三日被屠杀于江宁三山街（今南京仍保留了这一街名），金圣叹的绝命诗之一是：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数本书！

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这是赠给他的族兄金昌（字长文）的一首诗，从诗中可见他于“六才子书”之外还从事了唐诗评释的工作。不过“六才子书”中还有四种未批点竣事，那就是《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四种。只有对《水浒传》、《西厢记》完成了批改，并在他生前先后刊行了。

如果说：金批《水浒》是鼓舞农民暴力反抗的教材，那么金批《西厢记》就是以揭示封建礼教禁锢与门阀观念的反动性为主题的作品。前者是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高峰，后者则是我国古代戏曲文学（不是指的戏曲音律或表演艺术）理论的高峰。但是除此以外，金圣叹对于诗歌和古文的批评也有杰出的贡献。他又是一位哲学家和佛学家，对于《周易》、庄子哲学和佛学都有研究成果，因之他的评著一定不少。

多年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金圣叹几乎成了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十恶不赦的罪人。大家不会忘记在一九五三年上海就出版过一本以金圣叹为靶子，目他为最反动的封建文人的小册子，名曰《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次年又曾重版。这本书竟斥金圣叹“是一个比流俗的统治者阶级的代言人更狡猾更险恶的”“精神宪兵”，判定他批改《水浒》是“居心巨测”，“严重的荼毒了这部……古典名著”，对人民的“毒害是极大的”云云。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金圣叹多年以来就被诋为我国文学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反面人物，金圣叹的论著，也几乎被视为“不可接触”的“禁区”。只有他批的《水浒》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批判的对象，曾由某大书局影印过，但这个书局的编辑部为了“消毒”，特在出版说明中强调：金圣叹是站在妄图血腥镇压

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来批驳《水浒》的。还咒骂金圣叹“活现了一副效忠封建王朝的帮闲文人的奴才嘴脸”。三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广泛发行七十一回本《水浒》是据金本加以修改而成的。但它的《出版说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直在思想性方面全盘否定了金圣叹批改《水浒》有任何进步的动机，而且无分析地把金圣叹的批语都视为反动的，荒诞的，理所当然的应该予以摒除云云。

显然，金圣叹文学遗产、哲学遗产之被禁锢，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极不公平的案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和哲学史研究上值得引为遗憾的事！

“忽如一夜春风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我国学术文化界带来了和风与旭日。关于金圣叹评价问题这桩学术公案，终于得以逐步澄清。不仅为金圣叹“平反”成了广大读者甚感兴趣的问题，而且研究和阐扬金圣叹的文学理论遗产，也成了学术界所十分关注的理论课题。随着一股研究金圣叹“热”的兴起，一项全面整理与系统研究金圣叹的文学、哲学遗产的任务就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知道，金圣叹的不少文学论著，如所评《水浒传》、《西厢记》、杜诗、唐人律诗和古文等，均曾作为专著刊行，但这些书，一来是篇幅太大，难以一般为一般读者所全面掌握，二来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金圣叹的这些评论也不免杂有不少唯心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糟粕，（其《水浒》批中还有不少出于传书意图而作的违心之论——即用咒骂农民起义的言论作为“保护色”），这是我们广大读者要特别注意的。

关于金圣叹的全部论著，邓实在一九一〇年刊行的《风雨楼存书》中所刊的《贯华堂才子书汇稿》前列有金圣叹遗著目录内

容如下：

唱经堂外书总目：

《第五才子书》

《第六才子书》

《必读才子书》（以上刻过）

《杜诗解》四卷

《左传释》

《古诗解》二十首

《解小雅》七首

《孟子解》（嗣刻）

内书总目：

《法华百问》

《西城风俗记》（已刻）

《法华三昧》

《宝镜三昧》

《圣自觉三昧》（以上结集未竟）

《周易义例全钞》（嗣刻）

《三十四卦全钞》（嗣刻）

《南华经钞》（嗣刻）

《通宗易论》

《语录纂》四卷

《圣人千案》

《杂篇·随手通》

《唱经堂诗文全集》

《唱经堂诗稿外集》（嗣刻）

附注：“同学有得遗稿者，乞尽开篇寄学易堂以便征刻。”

邓氏校刊的《才子书汇稿》书前面注明“依读易堂原版重刊”，这显然是金昌在金圣叹被难后开列的书目。又清末上海锦文堂石印本《金圣叹全集》扉页署“依据唱经堂原本校印”所开金圣叹论著目录则为：

《金圣叹全集》“外书”总目：

《第五才子书》

《第六才子书》

《唐才子书》

《必读才子书》(以上刻过)

《杜诗解》四卷

《左传释》

《古诗解》二十首

《释小雅》七首

《孟子解》(嗣刻)

“内书”总目：

《法华百问》

《西城风俗记》(已刻)

《法华三昧》

《宝镜三昧》

《圣自觉三昧》(以上结集未竟)

《周易义例全钞》(嗣刻)

《三十四卦全钞》(嗣刻)

《南华经钞》(嗣刻)

《通宗易论》

《语录纂》二卷

《圣人千案》

杂篇：

《随手通》

除此以外，我们还看到抄本《沉吟楼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所附的《唱经堂遗书目录》内容是：

内书：

《大易义例私钞》二本

《大易讲场私钞》四本

《涅槃讲场私钞》共十一期一本

《法华讲场私钞》一本

《法华三昧私钞》一本

《宝镜三昧私钞》一本

《一代时教私钞》一本

《第四佛事私钞》一本

《圣自觉三昧私钞》一本

《内界私钞》一本

《法华百问》一本

《南华前摩》未竟，一本

《五智印图》未竟，一本

《讲场仪轨》一本

《杂疏》一本

《西城风俗记》一本

《童寿六书》一本

《离文字说》一本

《圣人千案》一本

《通宗易论》一本

《庄子字制》一本

外书：

《第一才子书·庄子》七篇是经，外篇、杂篇，分配未竟

《第二才子书·离骚》亦有经、有传，未竟

《第三才子书·史记》未竟

《第四才子书·杜诗》

《第五才子书》

《第六才子书》

《批左传》

《才子古文》

《唐才子诗》

《程墨才子》

《小题才子》

《杂批未竟书》

《诗文全集》

我认为这个书目可能是金雍在遣戍二十年被释回乡以后，对乃父的遗著进行了清理而编列的一个目录，足补坊间已刊行的目录之未备。这也是研究金圣叹遗著的一个很好的资料。

根据以上三种目录加以综合分析，对于金圣叹的遗著，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关于第一才子书——《庄子》，据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金圣叹是根据明人潘其庆的《庄子会解》以内七篇为宗，外篇、杂篇以类附之。金圣叹亦可能未及从文学角度对《庄子》作全面的评论。

关于第二才子书——《离骚》，今仅存序文半篇，但亦有新颖见解。

关于第三才子书——《史记》，金圣叹的《史记》评并无单行本，但他在《才子古文》评中所选评《史记》论赞达九十余篇、段之多。他对司马迁的讽刺艺术有深切理解，并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其见解实非明清史家和古文家所及也。

关于第四才子书——杜诗，这是金圣叹被难后，金昌为之抄辑付刻的。金圣叹在古代诗人中最推崇杜甫，甚至为此不惜大贬李白。封建文人评杜诗，每强调杜甫“每饭不忘君”的封建一面，而金圣叹则把杜甫作为最大的政治讽刺诗人加以阐述，因而大大地突出了杜甫的诗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关于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这是三百餘年来《水浒》的定本，始刊于崇祯十四年，也是我国小说理论发展到高峰期的标志。

关于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这是三百餘年来《西厢记》的定本，始刊于顺治十三、四年，也是我国戏剧文学理论的杰作。

关于《必读才子书》——即《才子古文》，这是金圣叹生前刊行的一部古文评选本，它代表古代散文理论的杰出成就，也是研究金圣叹的民主思想和无神论思想的重要文献。

关于《唐才子律诗》——系统的评论了唐人律诗六百首，刊行于顺治十七年夏。由金雍协助整理并附有他辑录的金圣叹论诗书信、语录一本。金圣叹的诗评不仅有许多精湛的艺术见解，而且富于思想性、批判性。从评论中可见他对李商隐尤有深刻的研究，实可称为玉溪生的最大知音。

关于释《小雅》七首，今存四篇。

关于《左传释》——今存数篇，另外在才子古文中有两卷是专评《左传》文的，从中可以见到他对《左传》是如何的重视。其评晏子不死君难等篇，尤可见他的民主思想的强烈。

关于《孟子解》——今存四章，对孟子的仁政思想、民主意识有深刻的阐发。

关于《唱经堂诗文全集》——惜此书不传。这是研究金圣叹的重大损失！

关于《唱经堂诗稿外集》——这可能就是指的《沉吟楼诗选》，存诗四百馀首，其中亦不乏可观之作。

关于《程墨才子》——明清评论家评时文（制艺）的书不少，金圣叹亦未能免俗。此书当系应书坊之请而命笔。

关于《小题才子》——从书名看也可能是指的八股文之类。

至于“圣叹内书”据《沉吟楼诗选》所附书目，从《大易义例私钞》至《杂疏》共十九本（其中有两种各一本，未完稿）今俱已不存。现存之“内书”，仅有《唱经堂语录纂》二卷，别题《杂华林》，其中有杂论《佛经》、《周易》、《庄子》乃至《大学》、《中庸》、《论语》的内容，可能有一些是以上诸佚稿的断简残楮。此外，今存的《西城风俗记》也是语录体，内容寥寥无几。被辑入锦文堂本《金圣叹全集》之“内书”的，仅有《通宗易论》，这是论《周易》的。《圣人千案》是从《碧岩录》抄下的二十五则禅宗语录，又加以敷衍成文。锦文堂本还有“杂篇”一目，其中《离骚经序略》本应列入“外书”，大概因未完稿，故置于杂篇。另外，《南华释名》、《南华字制》、《序童寿六书》是结合文字学的形音义研究来谈哲学的。《先后天胜义幢》、《念佛三昧》则纯是谈佛的。《江南采莲曲释》也是用佛学眼光释文学作品之作。以上这些文稿，大约是金圣叹写成后来不及分类，而笼统称之为杂篇的吧？

以上考证了金圣叹遗著的存佚情况，下面再谈选编入本书的金圣叹的文学理论著述的内容：

一、关于《唱经才子书汇稿》

主要是依据《风雨楼丛书》本和锦文堂《金圣叹全集》本辑录，未加删节，原书目《释小雅》、《左传释》、《释孟子》、《批古诗二十首》、批《欧阳永叔词》。今题改为《评小雅》、《评左传》、《评孟子》、《评古诗》、《评欧词》。另《离骚经序略》锦文堂本列入杂篇，实应视为“外书”，故将它编入本书，名为《评离骚》。

二、《才子杜诗解》

本书题为《评杜诗》。以民国初年由王大错作序的上海震华书局石印本较全，共收杜诗评一百六十馀题，评诗近两百首，约占现存杜诗七分之一。本书则选其最有特色的诗评二十四题，共三十三首。他称杜诗为“千古绝唱”，强调杜甫远行“全为普天父老”，而从“不以一官不迁为悲”。这是对杜甫的极大推重，和当时贬杜甫的王夫之可以说形成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金圣叹敢于冲破“温柔敦厚”的诗教藩篱，根本反对把杜甫看作是“每饭不忘君”的腐儒，而是特别强调杜诗的批判精神，斗争锋芒和它的深广的人民性。他有《长夜读杜诗》说：

万里桥西宅，龙门寺后诗。冬春惟眼泪，玄肃最微辞。况复怀人苦，兼之体物奇。金声齐《雅》《颂》，玉尺辨毫厘……有人今独断，无笔敢相追……（《沈吟楼诗选》）。

“冬春惟眼泪”，写尽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一生。“玄肃最微辞”，大胆肯定了杜甫敢于揶揄、讽刺、乃至公开揭露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创作勇气。在具体评点杜甫这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时，金圣叹还有意识的强化杜诗的讽刺作用。杜甫的某些诗句仅只是诗人对现实政治的某些不满情绪的流露，而金批则解为对统治者的无情抨击。甚至有的诗在一般人看来，明是颂诗，而金圣叹却评成了尖锐的讽刺诗。这说明金圣叹的评杜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借他人之酒

杯，浇自己的垒块，借评杜诗以抒发自己对清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慨情绪。因此，金圣叹评杜的某些牵强附会之处，是应该为后世读者所理解和谅解的。我认为要研究金圣叹的民族思想，反清意识，首先要认真地研究他的《杜诗解》。

三、《唐才子律诗选读》

本书题为《评唐诗》。这是一部七言律诗的选本，共收诗六百馀首，包括从初唐至晚唐一百四十馀位诗人的作品，其中着重选录王维、刘长卿、李商隐、温庭筠、许浑等人的诗作。入选最多的是许浑的诗，被选评了三十三首，李商隐的诗被选二十九首。从内容看，金圣叹对王维、柳宗元、李商隐都是很推崇的，在评语中十分强调了原作爱国忧民的思想 和 对于 黑暗政治的批判精神。他的艺术分析也不乏深入细致之笔。当然，他的评语中也有些庸俗的成分和形式主义的毛病。但总的来说，这一部选本毕竟是我国诗歌评论史上有价值之作。特别是这个选本前所附的一部分金圣叹论诗信札十分可贵，它可以说是金圣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结晶。金圣叹之所以强调唐诗应分解为前后两截，目的是强调七言律，虽只有寥寥五十六字的篇幅，但应具有丰富的内容，这就必须从重视结构入手，使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种十分重视律诗的结构艺术的观点，决不能视为是在宣传形式主义。今天，我们要批判继承我国诗歌理论遗产，就必须给金圣叹这一部分论诗书札以应有的重视，它的价值当不在叶燮的《原诗》之下。

金圣叹这部唐诗选本，一共分为八卷：序言一卷，论诗书信一卷，目录一卷。所选的诗一共分为五卷，这是由他口授，经过其子金雍笔录成书的。一部分诗的批语之中或之后所附的小字批，大都出于金雍之手。此外，这个选本还对每一位诗人都作了